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中興小紀卷五六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録附生臣徐希曽

中興小紀卷五

宋 熊克 撰

建炎三年歲在己酉春正月中丞張澂言邊事未寧請詢於衆為禦敵之策從之於是吏部尚書呂頤浩奏曰天下多事聖哲馳騖而不足金人已破河北山東與陝西諸郡近復引兵渡河駐于澶濮之境祈請之使雖行而未有報韓世忠范瓊統兵北去亦未有戰期致宸慮焦勞下詢羣策今敵騎漸逼京東若民心一揺淮南望風而

下則不能枝梧望降哀痛之詔曲赦河北京東兩路蠲
其二稅與公私積欠及人戶避敵而南者令州縣優恤
又敵長於攻城若難以堅守許官吏與民入山避敵庶
免全郡皆為魚肉凡此皆以收民心也夫敵兵雖勇而
素無陣法若遇節制之兵一敗必至顛沛但令王師倣
古陣法常山蛇勢雖茫昧不傳而陣圖別有可攷願早
圖之　己丑上諭宰執令擇日進發朱勝非曰須支金
帛方能辦私覿物彼方辭所進官職恥於自乞上命依

格支仍優加其數且曰國家惜財正所謂積以待用若
二聖得歸朕豈吝金帛之數　時羣臣准詔論防邊事
皆送御史臺辛丑詔有警見任官𨺚般家者徒二年因
而動揺人情者流二千里故一時間皆未敢動此據張
濬說

潛善等
疏修入戸部尚書葉夢得請以行在所藏金帛五十萬
分其半併歸姑蘇金陵二處從之夢得即具舟楫從大
將假二千人津發一日而畢然公私舟交河中跬步不
通矣夢得復請以戸部所餘物前期支六軍春衣及官

吏俸一月亦從之　時禮部尚書王綯以為金人必侵
行在率從官二三人同對便殿上令詣都堂議綯等見
黃潛善汪伯彥二人乃曰諸公所言三尺童子皆能及
之於是宰執相約曰六宮已先渡江百官家屬亦聽其
便惟吾黨骨肉不可動動則軍情不安至是金左副元
帥尼瑪哈以輕騎五千自山東徑趍淮甸己酉泗州將
官閻瑾失守中夕奏至朝廷震驚二月庚戌朔上即欲
南幸潛善伯彥力止上姑候實報渡江未晚上然之少

頃又傳瑾懼而自反敵見瑾已敗謂朝廷無備遂徑至天長軍時統制官俱重成喜兩軍共萬人望見金先鋒百餘騎即遁亟遣江淮制置使劉光世領兵拒之行都人謂光世必能禦敵而士無鬬志未至淮亦潰遂遣統制官劉正彥以所部兵從皇子六宮往杭州是晚出門皇子六宮往杭州據趙鼎扈從錄疑不是今日　壬子得天長報敵已至上乃躬介冑乘馬南廵惟内侍及護聖軍從之者數人而已二相方會食堂中有審其事者猶以前言為對堂吏呼

曰駕行矣於是宰相以戎服從户部尚書葉夢得隨其後百司諸軍並護駕行上天性仁慈與路人相先後不令訶止時事出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之太常少卿龍泉季陵亟取九廟神主奉之及出門甲騎已塞道路行數里回望揚州城中烟焰燭天臣寮士庶及帑藏所儲為金人殺掠殆盡給事中黄哲左諫議大夫李處遯太府少卿朱端友皆死揚州守臣黄願遁去時公私所載之物舳艫相銜而潮不應閘膠泥淖中敵悉取之大理

卿黄鍔至江口軍人以為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鍔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少卿史徽丞范浩繼至亦死鍔南城人也吏部尚書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聯馬追及上渡楊子江至鎮江府初右諫議大夫建安鄭轂累章請移蹕建康宰執沮之至是轂扈從上曰不用卿言及此此據轂傳癸丑命奉國軍節度使劉光世守鎮江府甲寅宰執從臣入對議幸杭州朱勝非呂頤浩葉夢得以首扣地願且留此為江北聲援不然敵乘勢渡

江愈狼狽矣宰執以為是上曰如此則須宰執同往江上令江北諸軍結陣防江於是宰執馳詣江干有統領官安義自江北遣人至言今早敵騎數百來攻已射退矣遂以為江北統制官收兵以捍瓜洲既而都統制王淵言韓駐鎮江止捍得一處若敵自通州而渡先據蘇臺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阻上以語宰執於是黄潛善曰淵言如此臣何敢留陛下俄有内侍奏城中火起又聞衛士涕泣且藉藉上驚命中書侍郎朱勝非

與管軍左言傳旨問所以勝非呼之前使言皆以未見家屬對勝非即諭之曰已有旨分遣舟專渡衛士妻孥矣衆帖然因問駕去留利害則曰一聽聖旨無敢諱者乃許以俟駐蹕定當録扈從之勞優加賞給三軍欣諾方指揮之際上於屏後皆聞之勝非復命上曰適已聽得上即時乘馬南幸自駕起而鎮江城中無賴輩與軍人縱意抄掠民悉奔竄矣　乙卯上至常州　羣盗丁進等雖已受招而縱兵掠民至是欲走山東朱勝非至

丹陽都統制王淵遣使臣張青領五十騎馳護勝非因令青圖進青以白勝非勝非曰丁進不除必為巨盜聞渠有數百人爾五十騎可敵否青曰不足畏於是以檄誘進至勝非所誅之其衆惕息聽命　丙辰上至無錫縣資政殿學士呂頤浩從行遂除僉書樞密院事仍充江浙制置使詔張邦昌親屬張邦榮張元再等並令錄用又命朱勝非同禮部侍郎御營司參贊軍事張浚守平江府節制平江常秀兵馬控扼通泰之衝時潰軍在

江北多乘時作過統制官王徳以衆攻和州蘄賽以衆攻通州二城垂破於是勝非與浚作蠟書招之徳賽皆聽命訴以無食乃漕米給之劉光世又遺以戰袍器甲於是相繼渡江時徳招張育之兵萬人光世得之其軍復振徳鞏縣人號王夜义者是也𩔖浩遂以精兵二千回鎮江節制劉光世以下捍瓜洲渡　庚申上次秀州

壬戌上次崇徳縣　初户部尚書葉夢得以本省所藏皆棄江北欲亟趨杭州為備乃由宜興間道先往壬

戊上至夢得迎于臨江上入州治駐蹕詔遣御營軍中統制張俊往吳江控扼　汪伯彦時政記曰時黄潛善等言陛下已留朱勝非張浚王淵在平江居吳江之北若更差張俊去臣等慮行在只有苗傅一軍不惟緩急有警傅不可倚仗兼恐無以相制可虞非常乞留俊庶幾行在不至誤事　葉夢得言臣昨至杭見以轉運司為升暘宫小人遂傳以為復開應奉之端上即詔罷之夢得見宰執言百官六軍券歴不存請别給新者又姑

蘇金陵兩處所留上供約可支半歲欲刷杭州諸司所有借支候取兩處物至償之又戶部司農太府及倉庫官吏無一至者願差官攝事皆從之　御史中丞張澂論左右僕射黃潛善汪伯彥輔政無狀有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于外天下人切齒唾罵望重賜竄黜已已罷潛善伯彥並為觀文殿大學士潛善知平江伯彥知洪州又以戶部尚書葉夢得為左丞而澂為右丞言者再論潛善伯彥遂降充觀文殿學士提舉外祠尋皆落職

庚午右諫議大夫鄭瑴言今宜用兩浙人材如晉元帝渡江擢用吳中之秀庶衆情翕然歸附從之 湖州民王永錫獻錢五萬緡執政言版計無闕上曰如此安用即詔却之 辛未敵退江浙制置呂頤浩帥兵渡江至真州收榷貨務錢物 初婺州歲貢羅萬匹崇寧以後希進者增其數至五萬八十匹至是守臣蘇遲乞減其半上問執政祖宗額幾何葉夢得曰皇祐編勑一萬匹上歎曰民將何堪可依皇祐法執政奏今用度與祖

宗時不同乃詔減二萬八千著為定制仍給見緡遲輟

子也　丙子下詔責躬略曰朕已放宮嬪損服御黜宰

輔召忠良尚慮多方未知朕志自今事有關於國體益

於邊防許士民直言朕採擇行之仍旌以示勸言之或

失亦不汝尤　初臺諫官馬伸嘗論黃潛善汪伯彥之

過而太學生陳東進士歐陽澈於二人秉政日以言被

刑上曰以言責人朕甚悔之乃詔以衛尉少卿召伸而

東澈並贈京秩上初至杭州霖雨不止至是執政奏事

葉夢得曰東南春夏地濕上曰自渡江百官六軍皆失所朕何獨求安今尚寢堂外俟稍定方入正寢執政曰如此人心孰不感動　故事惟侍從乃許薦士不及郎官是日詔郎官以上各薦二人仍不俟都堂審察便令登對執政曰陛下搜賢不倦如此天下幸甚　二月己卯朔詔金人已退當移駐江寧府經理中原仍命僉書樞密院吕頤浩兼領府事名中書侍郎朱勝非至行在禮部侍郎張浚獨留平江節制如故　辛巳張浚乞於

沿江置強弩營選州禁兵縣弓手為之　言者乞依唐及祖宗舊制應章奏委學士給舍輪日閲於禁中不令内臣傳送只實封往復庶免交結之弊從之　上嘗謂左丞葉夢得曰今日兵食二事最大當擇大臣分掌朕自募十萬人將之須與敵力戰先欲得鐵甲五千卿為朕辦之　葉夢得行述曰時顔岐等見夢得數論事心忌之及上委以鐵甲愈不樂乃紿杭守康允之云上欲除君待制而左丞沮之允之即與其將曹世英謀為須

者本州兵變但誅其首餘三千人尚在閩夢得兼政反側不自安皆謀為亂岐等證之行述莫濟所作　是日詔夢得深曉財賦可除資政殿學士提領財賦充巡幸頓遞使乃分任之意也於是同知樞密院事盧益遷左丞又以嚮德軍節度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為僉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舊制僉書必帶檢校官故治平中郭逵以檢校太保為之至是淵以節度直除非制也命下諸將有不樂者壬午右僕射朱勝非言王淵除命諸

將有語臣記武臣作樞有免進呈書押故事今淵又兼都統制於諸將尤有利害臣欲用故事免之仍罷其兼管庶彌衆論上然之勝非又曰葉夢得執政旬日即罷何也上曰提領財用亦有例勝非曰張慤兼此至於自作酒肆人以為非於是夢得力辭不就職旋亦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　益行述云時政府欲損禮求於金廬益奏如封册正朔之文割地稱臣之禮犒軍歲幣之數建都屯兵之所事大難悉從願據形勝嚴戰守

為自治計庶中興之業日隆而將士之體不解執議不回因責授梅州安置翼日上省察復其官　以吏部侍郎孫覿為户部尚書時御營前軍統制官苗傅與副統制劉正彦見王淵擢用且秉有敵難遂圖不軌正彦法子也淵故為法部曲先是正彦以舊恩從淵求官淵薦於朝以文換武得威州刺史又以所領精兵三千付之正彦因招到賊丁進等久之除團練使正彦意不滿而淵檄取其兵正彦固執不遣以此怨之又傅以淵素出

其下尤怏怏不平癸未除奉國軍節度劉光世為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等脅所部兵以叛執淵殺之併殺內侍數十人傅等與中軍統制官吳湛通為囊橐湛亟閉宮門卒執入奏事朱勝非顏岐張澄路允迪急趨樓上傅正彥與其屬張逵王鈞甫馬柔吉王世修輩列樓下皆被甲露刃以竿梟淵首知杭州康允之扣內東門求見請上御樓不然無以止變上從之管軍王元大呼曰聖駕來傅等望見黃蓋即山呼而拜時百官

咸在三軍恟恟未定傅乞誅康履上未允軍器監泰寧葉宗諤曰陛下何惜一康履姑以慰三軍上命吳湛執履付傅等即殺之衆猶未退乃請遣使金人且乞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上顧羣臣曰今日之事如何有浙西機宜時希孟者輒曰乞問三軍於是通判杭州章誼越班出斥希孟曰問三軍何義若將鼓亂耶誼浦城人也上曰太后意如何勝非曰無此理上乃命顏岐奏請太后不登樓徑往諭諸軍勝非從太后至樓前太后鐫諭

久之傅等以垂簾請樓上傅音可之太后乃還傅等不退復請上為太上皇帝魏國公攝政庶便和議勝非泣曰逆謀一至於此臣位宰臣義當死國乃趨出呼其募屬將佐至前曰請君言二將此事出於忠義為國耶或更有他圖皆曰忠義為國勝非曰若果忠義則當上下一心並聽朝廷處分有異志者誅之皆曰諾時兵部侍郎直學士院鉅野李邴亦以逆順之理曉之由是允熖稍挫既退勝非奏來日當降赦盔羣允殺王淵又刼掠

意必望赦然不知逆惡自不赦上可之上曰康履忽諸將有取死之道勝非曰諸將奉履必有所求求而不得則怨矣上曰此事終如何勝非曰臣觀王鈞甫輩乃其腹心適嘗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上曰來早太后御殿勝非曰母后稱制須二人同對承平故事於今難用乞許獨對仍自苗傅始與其徒日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且乞太后隨宜勉之庶有動心者兩宮以為然太后語上曰賴相此人若舊相未

去事已不可收拾矣時傳等揭榜通衢有天其以子救萬民之語見者憤之甲申上徽號於上曰睿聖仁孝皇帝幸睿聖宮以杭州顯寧寺為之太后臨朝皇子魏國公攝政大赦天下自是日引傳等太后勉之皆有喜色而臣寮獨對論機事賊亦不疑矣　朱勝非閒居錄曰元祐末哲宗方擇后京師里巷作打毬戲以一擊入窠者為勝謂之孟入絡聖閒宮掖造禁纈有匠者姓孟獻新樣兩大蝴蝶相對縈以結帶曰孟家蟬民間競服之未幾后廢

處瑶華道宫議者皆以為讖蟬者禪也出家之兆也靖康初京城失守二聖皇族皆詣金營中議亦取后淵聖意張邦昌必不能久僭欲留孟后以為興復基本因遣人入城取物紙尾批度辭與府尹徐秉哲云趙氏注孟子相度分付會金人以后廢歲久無預時事不復取至是前讖乃驗葢孟入者兩復入也蟬者禪也兩御簾惟之應也大統中絶而復續天位暫傾而復正皆后之力可謂異人矣　丁亥赦書至江寧府僉書樞密院事呂

顒浩亦走介入杭仍寓書於浚及劉光世共起兵孫覿作李謨墓誌曰明受赦書至建康官吏讀赦皆失色獨顒浩怡然自若謨時爲江東漕白顒浩曰樞省大臣盡詔天下兵以除君側之惡顒浩左右視接以他語謨曰王室在難如救焚之急公不應躊躇在衆人後方議行而張浚檄書至及二叛伏誅顒浩第功進右丞相謨歎曰羣凶稱亂全軀保妻子之臣握兵坐視相顧不發幸諸將謀復王淵梟首之禍而因人成事者遂至宰相初

顒浩與謨同官河北不相悦至是聞其言益怒然當時勤王之舉顒浩實為之倡今覩所志如是恐未必然姑附見于此　朱勝非因王鈞甫來見問之曰君前言二將學不足何也對曰如殺王淵軍中亦有以為非者曰君必以為非矣鈞甫唯唯勝非察其意已諭不復言之名張浚為禮部尚書令以所部兵付浙江提刑趙哲復令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留所部兵付統制官俱重仍赴秦鳳總管新任浚與俊各不奉詔浚名哲及守臣金壇

湯東野令各具奏言敵未盡退若浚朝就道則夕敗事

浚又慮苗傅等兵上抵平江則失枝梧乃令俊先遣精

兵二千扼吳江於是浚上表大略言國家多難正人主

馬上圖治之時願請睿聖不憚勤勞親總要務復與二

凶咨目且欲得辯士往說之使無他圖浚與蜀人馮轓

有太學之舊時轓在平江浚乃遣之入杭見二凶為陳

逆順上之御樓也已除苗傅承宣使劉正彥觀察使至

是又以其屬王鈞甫為右文殿修撰張逵馬柔吉王世

修並直龍圖閣庚寅再除二兗並為節度使依前御營使司都統制　黄潛善責衡州汪伯彦責永州並居住時潛善之兄通議大夫潛厚亦責分司南京道州居住提領行在茶鹽葉份言榷貨務都茶場乞就行在一處置司人吏雖分而提轄監官並令通管份皺浦人也時二兗日以殺人為事且頻入都堂右諫議大夫鄭瑴嘗面折之壬辰擢瑴為御史中丞瑴遂遣所親承議郎建安謝嚮微服至平江見張浚等令嚴備緩進又作杜

鶻詩諭百户當迎乘輿反正之意㝅言傳等便宜軍法止可行於所部士卒又都堂國論所出非庶臣得與請頒其章示之傳等雖怒然由此少戢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自江寧上表請睿聖復辟親總萬機仍幸金陵以圖復舊疆不然恐天下之必亂也　壬辰馮轓至行在遂見二凶為陳成敗甚悉右僕射朱勝非奏授轓朝官除兵部員外郎　朱勝非召二凶及其屬與之語知王世修可以利動因勉之立事許以從官於是世修為之

往來傳道時二凢請移蹕建康勝非曰勤王兵在平江君等難與相遇又趣遣使勝非曰未知金將所在宜先遣小使亦容令留於勤王所以此必破其謀可無憂也后曰天生相公救此患難既而小使止平江而新除尚書右丞盧益辭行遂以本職提舉崇福宮二凢之議遂息　兩浙轉運副使王琮言本路夏税及和買絹一百一十七萬餘匹欲令民間每匹折價錢二緡足計三百五萬餘貫以仰助國用從之　時兩浙轉運副使劉寧

止行部至鎮江府聞難乃越境赴江寧見僉書樞密院呂頤浩獻以計謀寧止歸安人也　兵部侍郎直學士院李邴嘗見管軍王元容令出其旅擊賊元怯懦不能從於是朱勝非言決日以來從官中能助朝廷者惟邴與鄭㲄如中書舍人林遹刑部侍郎衛膚敏皆杜門不出此何意也乞遷邴㲄以厲其餘遂以邴為翰林學士甲午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自江寧起兵乙未次丹陽縣殿前都指揮使劉光世由鎮江以兵來會　丙申御

營平寇將軍韓世忠以兵由海道至平江見張浚泣曰
我便去救官家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已遣馮轓甘
言誘賊矣初王淵識世忠於微時待之絶等故至是世
忠奮發討賊尤力先是二凶與禮部侍郎張浚書言伊
周之事非侍郎孰當之朝廷見以右丞相待浚復書曰
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謂之震驚宫
闕是以見君路馬必加禮至於遜位之說必其子長而
賢因託以政使利天下不然謂之廢立若握兵在手責

其君以細故而議廢立古豈有是哉上春秋鼎盛一旦遜位似非所宜嗚呼天祐我宋所以保衛聖躬者歷歷可數出質則敵畏之而不留奉使則民謳歌而有屬天之所興孰能廢之二兇得書與其屬俱至都堂言浚見詆以為逆賊所不能堪如呂樞密則曉事朱勝非曰罷張而以兵權付呂無事矣辛丑責浚散官郴州安置中書舍人季陵草制有輕脫寡謀之語時有小黄門急趨睿聖宫傳太后之命曰張浚不得已貶郴州上方啜羮

不覺覆羮于手　朱勝非閒居録言平江檄書至二兇怒此時檄書猶未草葢因浚荅書爾若檄書則呂頤浩自為盟主賊不應言呂樞密曉事矣張浚復辟記曰二兇得臣手書立具劄子乞誅臣以令天下朱勝非力沮之見其狂悖已甚恐生別變遲之七日始有郴州之命浚自記此事葢得其實也　壬寅頤浩至平江府凡兵三萬人張浚乘小舟逆之於郵中得堂帖乃貶郴州之命浚恐將士觀望即袖之語書吏云有旨趣赴行在令

申速發之命是夜共宿城外頤浩呼其屬删定官李承造草檄文浚為潤澤之時韓世忠兵寡頤浩與張浚議分浚兵濟之浚乃以統領官劉寶一軍二千人借世忠二兇矯制召世忠世忠陽為語以報曰殘兵不多欲部至行在二兇許之時張浚下將安義陰結二兇欲代浚奪其兵斷吳江橋以應賊浚乃遣世忠屯秀以伐其謀世忠至秀稱疾不行而造攻具二兇始駭諸將皆謂賊窮則邀駕泛海浚又遣統制官陳思恭辛道宗治舟師

於海道以遮賊南遁於是傳檄内外以世忠為前軍浚以精兵翼之頤浩浚總中軍劉光世親以選卒為游擊而分兵以殿於是知平江府湯東野悉倉儲以餉軍用不乏之二凶聞之甚恐馮轓知可動即白右僕射朱勝非曰張侍郎以國步艱難正當馬上治之主上傳位幼子恐有不測之變縱主上固執内禪猶有一説主上受淵聖詔為兵馬大元帥今日當以淵聖為主睿聖稱皇太弟依舊大元帥嗣聖易稱皇太姪太母垂簾聽政大元

帥治兵征伐于外此最為得策勝非令輔與二兊議二兊有許意遂拉同議都堂甲辰輔同二兊及王鈞甫等並引見太后勞問曰卿等皆忠義之臣初張浚誡輔乞以鐵券賜二兊用釋其疑輔遂奏太后許之議定癸卯詔百官赴睿聖宮奏請人皆歡呼以謂復辟至則宣詔睿聖皇帝稱皇太弟依舊康王天下兵馬大元帥皇帝宜稱太姪於是中丞鄭瑴極論不可百官退詣睿聖宮上御殿引見二兊勞問有加詞色粹然二兊以手加額

曰聖天子度量如此二宄歸營逆黨張逵曰趙氏安矣苗氏危矣王世修大愠夜入勝非府變其事復欲改正嗣皇依舊而睿聖之名止稱處分天下兵馬重事勝非不能奪轄力爭勝非曰勿與較其實一也　乙巳勤王之師五萬發平江時久陰乍晴識者知必破賊先是二宄懼外師之至檄杭州集保甲選器械扃城門塞河道守臣康允之悉不為行是日將下詔率百官請上復辟朱勝非召傅等六人至語之令軍中自為一奏傅無語

劉正彥尚以為疑勝非曰勤王之師未來者使是間自反正爾所以招君等議蓋欲上下和同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上還宮君等置身何地正彥退立傅長吁曰獨有死爾勝非以責世修於是世修以言逼傅不能答勝非乃使世修草奏持歸軍中諸將書名丙午除世修工部侍郎將賜金帶而內帑適無乃用七百緡市于戶部尚書孫覿家以寵之勝非即召學士李邴直院張守分作百官章三奏三答及太后手詔與赦文皆具　詔

移蹕江寧府　以禮部侍郎御營使司參賛軍事張浚為同知樞密院事浚不受　翰林學士李邴御史中丞鄭瑴並為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　二兇並賜鐵券　丁未文武百官赴睿聖宮迎請復辟是日駕還行宮都人夾道焚香衆情大悦　勤王之師次秀州呂頤浩問韓世忠曰賊計有他虞乎對曰彼怙勢憑衆脅取鐵券自謂不死安有他慮是夜有刺客至張浚帳前浚顧左右已睡問爾何如對曰某初讀書知逆順豈為

賊用況侍郎志節安忍相害但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浚下執其手問姓名曰言之是邀後利某河北人有母在今徑歸矣浚翌日取郡獄死囚斬以徇曰此刺客也後亦無他　是春山東河決歳復大饑自上渡江之後羣盜紛起閻皐衆二萬據維州張城衆五萬據萊州有葛進者來攻青州帥臣劉洪道擊走之時尼雅滿自揚州歸東平府遣衆攻青州洪道棄城而去乃盗約安邱縣巨寇宫儀同復青州不克又約閻皐併兵刼敵寨

復值大雨火滅而止副総管王涣領將崔邦弼復青州
聞洪道退軍尋亦棄去洪道又同儀皐攻密州杜彥值
敵騎亦來儀皐戰敗於是濰萊密三州皆降于敵騎儀
等野無所掠至以車載乾尸充糧洪道領兵二千赴行
在於是諸重鎮相繼為敵所陷

中興小紀卷六

宋 熊克 撰

建炎三年夏四月戊申朔上御朝太后便欲還政上以問朱勝非對曰捲簾當先降詔乃乞太后斲出仍下詔明日捲簾并復建炎年號勝非又奏二兇未有一處乃並除淮南兩路制置使許以所部兵行仍以其屬張逵為本路轉運判官二兇請鐵券乃令有司檢故事如法製焉二兇又言王世修尚可從軍否勝非曰渠為從官

難復預軍謀矣時傅遣其弟翊伏赤心軍于臨平伺擊勤王之師御營前將軍韓世忠曰乳臭兒敢爾耶是日翊戰敗二兇遣兵救之朝廷諸將皆集皇城門外守臣康允之以為不可不若遣人諭二兇速引兵去是夕二兇乃開湧金門以出遇大雨倉皇而遁世忠勤王之師至北關辛亥入城擒工部侍郎王世修及中軍統制官吳湛皆戮之　壬子以禮部侍郎御營使司參賛軍事張浚為知樞密院事　時中司闕官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朱勝非因薦中書舍人張守以為守預聞反正誅議
詔以守為中丞勝非因力請解政癸丑出為觀文殿大
學士知洪州以資政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
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一時執政俱罷於是門下侍郎
顏岐為資政殿學士提舉鴻慶宮中書侍郎王孝迪為
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尚書右丞張澂為資政殿學
士知江州資政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路允迪以本職
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惟僉書樞密院事李邴遷尚書左

丞同僉書院事鄭穀進僉書院事詔管軍王元左言各
責散官并浙西機宜時希孟並安置元英州言賀州希
孟吉陽軍初議反正樞密都承旨馬擴亦往來其間至
是以擴為觀望停其官責永州居住　初倉部郎中張
虞卿等一十九人皆乞建藩鎮朱勝非嘗奏其事謂當
倣藝祖之初權時制宜以行在為京師淮北為鎮淮南
為郡至是勝非去未果行之虞卿建安人也　甲寅以
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劉光世為太尉御營副

使劉光世行述曰時上面授光世僉書樞密院光世力辭定國軍承使帶御器械韓世忠為武勝軍節度左軍都統制寧武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張俊為鎮西軍節度右軍都統制餘皆進秩一級

乙卯大赦天下知樞密院事張浚薦朝奉大夫趙鼎

趙鼎事實曰上初渡江詔郎官以上薦士時都司黄槩以鼎應詔至杭聞復辟始入城而張浚又薦之鼎見浚首曰隆祐復辟其功甚大當檢累朝推恩其家丁已常德軍承宣使孟忠厚除寧遠軍節度

醴泉觀使遂以鼎為司勲郎官鼎聞喜人也　詔崇寧以來内侍用事自今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及干預朝政如違並從軍法　初敵攻淮甸發運副使吕源以兵三千自衛而遁為中丞鄭瑴所論已詔停其官送邵武軍編管至是軍器監葉宗諤除直龍圖閣與右文殿修撰葉煥並為發運副使（除葉煥在是月辛酉今聯書之）戊午户部尚書孫覿除龍圖閣學士知温州既而改知平江府　苗傅攻衢州城守臣晉陵胡唐老禦之會大雨賊引兵去　時

言者引元祐宰臣司馬光併三省狀乞舉行之詔侍從臺諫集議中丞張守以謂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更集衆徒為紛紛庚申右僕射呂頤浩等乃言欲左右僕射不兼門下中書侍郎並帶平章事舊門下中書侍郎改為參知政事其左右丞並罷從之於是左丞李邴改參知政事　詔都傳驛同文館並罷都水監仍置使者一員　癸亥以給事中周望為江浙制置使乙丑望言乞降賞以徠賊之降者從之　丁卯上發杭州幸江寧府

命御營左軍都統制韓世忠亦為江浙制置使統一軍追捕苗傅　初賜門下詔略曰東朝有垂簾保佑之勞元子有踐祚纂承之託宜上徽稱於長樂正冢嗣於青宮太后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嗣君立為皇太子皆令有司擇日壬申乃克行禮於是禮部尚書王綯除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太傅　時殿帥劉光世遣其將王德喬仲福追賊至信州皆令受周望節制初朝廷遣統制官巨師古將兵討山東賊趙不忙至是回信上與德等遇

而韓世忠下裨將陳彥章亦至德與之同見郡守語不協彥章欲刺德德手刃殺之　苗傅等聞信城有兵不敢進乃屯於衢信之間且黥居民為兵其衆方盛時未可擒言者謂王鈞甫馬柔吉初不預謀見將赤心隊為先鋒以拒王師宜下詔寬二人之罪以誘致其降從之

時州縣添差官猥衆如平江府監酒四五員湖州監稅五六員安吉縣監酒六七員是月詔官冗蠹財理當澄汰除宗室歸朝官外餘悉罷之監司屬官亦依此行

初勤王所檄至湖州守臣梁端會寄居葉夢得賈安宅曾懋等謀之衆未及言主管鴻慶宫曾紆曰此逆順甚明出師無可疑者趣端張榜用建炎年號時賊使來取兵器紆又請擊之毋令還既而端被賞至是中丞張守言紆首明大義詔除顯謨閣而殿中侍御史楊庭秀亦言杭州通判章誼首叱時希孟使人知逆順詔擢誼為倉部郎官安宅歸安人懋贛縣人紆南豐人布子也

初叛臣劉豫據濟南以降金至是金徙豫知東平府

兼節制河南於是右副元帥鄂勒琿與監軍達蘭分占山東諸郡惟濟單興仁廣濟以水阻尚存焉　五月戊寅朔以知樞密院御營副使張浚為川陜宣撫處置使初命浚為招討使左司郎官權中書舍人江都李正民言川陜吾境難名招討請用唐裴度故事從之仍詔浚便宜黜陟正民未幾除中書舍人時秘書省權罷而日歷之局亦廢正民請宜置著作一二員選文學之士兼領仍以日歷案隸門下省亦從之　辛巳上次鎮江府

諭宰執曰張慤古之遺直陳東詠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親劄令有司致祭可更議卹其家　先是右僕射吕頤浩建議幸武昌為趨陜之計既又欲徙中原之民於東南御史中丞張守右諫議大夫滕康皆不可守曰東南今日根本也康語守曰吾曹當以死爭之於是上擢為翰林學士癸未又以康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康既執政再懇言之上悟而止頤浩語康曰公真執政也孰有受命二日而能決此大計者乎　乙酉上

至江寧府駐蹕仍改為建康府時以保寧寺充行宮
時統制官王德欲與江淅制置使韓世忠戰世忠曰苗
劉未平若與之戰乃是更生一敵不如避之　丙戌苗
傅等寇浦城縣韓世忠將兵夜至縣北十里賊跨溪據
險設伏於路世忠使統制官馬彥輔擊賊伏發死之賊
乘勝至中軍世忠率親兵力戰傅大敗遂擒劉正彥有
舉子程妥者崇安人時擄在傅軍乃為傅畫策領餘衆
由小路入崇安縣境既又夜棄其軍變姓名作賈人偕

妥及其愛將張政西走至歙鋒村為土豪承節郎詹標所邀苛留數日妥覺不免密告標曰此苗傅也標即報福建提刑林杞遂聞於朝杞永嘉人既而告者謂政本誘傅出降杞等惡分其功而殺之故杞標皆就逮杞除名連州安置而標死于獄　林杞遺事曰苗傅劉正彦既敗擁衆南走大將韓世忠尾賊而追之時杞為閩憲恐賊至得脫預檄諸郡扼其奔衝既而正彦先為大軍所擒傅與其徒數人變姓名竄伏人莫能蹤跡杞立重

賞捕之俄而募士詹標擒傳與其徒張政以至是時世忠已班師由太末以歸杞冒暑親部送傳政欲追赴世忠至富沙境上會日暮大雨政乘此謀竄去為護兵所殺杞獨以傳追及世忠授之世忠得傳喜曰今當還朝首為公論功杞曰此非某之本心况太尉自浙右提師破賊而追至某借大軍餘威獲之匹夫力爾何功可論初知建州某人者與當軸為姻恃勢貪婪用官錢至累鉅萬而監司忌於投鼠皆不敢發杞曰吾為憲官豈可

開眼放賊吏亟以其罪聞某人讒於當軸遂以張政為告苗傅反者宜得重賞而杞殺之遂下杞於獄幾欲寘之死不得已猶削籍連州安置然傅事有本末傅天資狠暗正彦直狂者爾而政實為之腹心既敗猶與傅同竄其不告之明矣臺諫知杞寃相繼論列不數月有㫖許自便遺事所記小異益其辭不無緣飾也　甲辰龍圖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詹義兼權直學士院義縉雲人未幾乞祠詔升徽猷閣學士提舉洞霄宫以示優禮

癸巳詔諸路預和買絹綿即支其直違置之法　丁酉尚書省言欲將江池饒信為江州路知州帶安撫使建康太平宣徽廣徳為建康路知州帶安撫制置使庶幾責任稍專從之　己亥宰執請依祖宗官制置中書門下檢正官樞密院檢詳官各二員仍減左右司郎官兩員從之　初羣盜薛慶靳賽皆嘯聚淮上慶據髙郵軍衆至數萬知樞密院事張浚聞其欲歸麾下請自往招撫之纔渡江而賽率兵降于浚浚徑至髙郵入慶壘

從行者不及百人出黄榜諭之慶感服再拜慶欲求厚賞留浚三日而外間不知浮言胥動真州守臣以聞宰執議遽罷浚除資政殿學士奉祠仍遣統制官王�提兵往平其事璦渡江慶先以兵衛浚而出乃名浚赴行在浚辭曰髙郵之行徒恃忠信雖不至如所傳聞然身為大臣輕動損威其罪莫大詔不允辛丑浚還上歎息即日趣就職既又改髙郵軍為承州仍命慶守之先是上方擇人使金宰執薦持服人朝散郎鄱陽洪皓乃

擢爲徽猷閣待制借禮部尚書奉使大金軍前以明州觀察使龔璹副之時淮上賊蜂起李成甫就招安詔皓兼淮南京南撫諭使命成以兵護至南京皓至淮南成方引兵與耿堅共圍楚州責守城趙立謂其降敵而城棄因持叛心立彭城人也成以汴泗及虹有紅巾爲辭且言非五千騎不可往軍絕食不克惟命皓知堅可撼遣人說之曰山陽縱有罪當禀命于朝今擅兵攻圍名勤王實作賊爾堅遂强成斂兵皓即疏言李成以朝廷

不卹之而稽饋餉有引衆納命建康之語令靳賽據維揚薛慶據高郵若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此含垢之時宜遣辯士諭意優進其秩畀以京口綱運如晉待王敦可也上遂遣宣贊舍人賀子儀撫諭成給米五萬石而皓轉由滁陽以至太原 六月己酉詔初下劉珏忽謁告一日之蔣山明日同舍問獨登山樂乎珏曰非登山也特往拜舒王墓爾 誅苗傅劉正彦及張逵等于建康市按建炎復辟記以是日誅苗傅等而呂頤浩勤王記乃十五日壬戌 三省樞密院置賞

功司自興軍以來立功將士許之持文自陳各以輕重推恩　甲寅吏部侍郎劉珏遷尚書　時舊相黃潛善汪伯彥袁植皆已遠貶戊辰秀王見上曰昨見罷植之命有曰忠厚之言不聞殺戮之事可戒大哉王言也太祖以來未嘗戮大臣國祚久長過於兩漢者此也未幾潛善卒于貶所　是日詔將親閱諸軍庶知諸將能否仍令宰執預觀　辛未御史中丞張守再論呂頤浩難以專任而張浚不宜西去甲戌除守禮部侍郎以中書

舍人范宗尹為中丞時殿中侍御史王庭秀亦難顧浩除擬不公詔庭秀罷職與郡於是右正言呂祉言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緣論大臣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復敢言願陛下以言章示大臣使之自省置身無過之地庶兩全之如或不悛黜之何惜祉建陽人也　時以華藏寺為建康府治而江浙制置使韓世忠權住蔣山詔世忠候建康府移保寧宮即聽居華藏緣保寧有先朝房院尚在守臣顯謨閣直學士安

陸連南夫未及遷入而世忠逼其骨肉狼狽出寺於是殿中侍御史趙鼎言世忠躬率使臣排闥而入逐天子之京尹此而可為則無不可為者矣南夫治郡緩不急事願先罷之然後降詔切責世忠仍治其使臣之先入者此為兩得上深嘉納且曰唐肅宗興靈武諸事草創得一李勉然後知朝廷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於是諸將帖然畏服亦罷南夫而以兵部侍郎湯東野兼知建康府　秋七月秘閣修撰知廬州胡舜陟言金人見

侵鑾輿順動使之深入中原往來自如我莫敢抗惟務
逃遁何時而已臣願身當江北之地以護行在儻仗天
威稍摧敵鋒則生靈休息庶幾有期今淮南羣盜多者
數萬少者數千臣欲以本州將兵鄉兵及所降劉文舜
之衆共二萬餘人仍更招羣盜須得數萬結之以信輔
之以威足以捍敵今日侍從近臣多擇閩浙大郡以往
而臣乃欲當江北地非狂則愚第以忠義所激不敢愛
生若其養兵之物與夫屯泊訓鍊戰陣之方乞容臣

赴闕面奏甲申詔舜陟議論慷慨除徽猷閣待制淮西制置使　時江浙制置使韓世忠已除兩鎮節度使於是周望自給事中為兵部尚書立功將佐皆第賞之世忠訟王德擅殺陳彦章詔鞫于御史臺殿中侍御史趙鼎攝德下獄案成以死刑定斷朝廷以德有戰功貸其命於是鼎言德總兵在外而擅殺不顧此風一長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乃編置德於江州　丁亥皇太子旉薨謚曰元懿僉書樞密院事鄭瑴卒己丑詔恩數依鄭三

益上慘然語宰執曰轂論事豈易得昨元子薨朕雖動懷然聞轂亡尤悼之　初金人入京東命平寇前將軍范瓊領兵轉入江西至是右正言呂祉論其罪且進取瓊之策乃詔瓊赴行在時瓊駐軍南昌俳佪觀釁詔監察御史松溪陳戩趣其入覲戩至瓊整兵而後見且刺人以懼之戩諭瓊曰聖上勇智天錫宵旰圖治將軍宜戮力濟難以遺澤於子孫效郭汾陽朝聞命夕引退可也瓊尚未決戩曰將軍不見苗劉之事乎願熟計之瓊䟽

然北嚮謝恩遂引兵赴闕既至未嘗肯釋兵自陳祖宗以來三衙不任河東北及陜西人且乞除殿前司之職又言自鄂岳以來凡招盜一十九萬上謂宰執曰瓊罪甚大靖康圍城日與金人交通逼宗室出城且為張邦昌之衛都人恨不食其肉寢而不誅以安反側令後無禮如此且盜雖多安有十九萬人瓊言此欲以恐動朝廷爾張浚曰臣自平江勤王凡三遣人致書約令進兵瓊皆不答今呼吸羣兇布在列郡以待竊發若不乘時

顯戮他日必有王敦蘇峻之患上深以為然命浚召瓊赴都堂議事容謀誅之浚與樞密院檢詳文字劉子羽選院吏數輩作文字劄榜皆備鎖吏於府中子羽崇安人齡子也壬辰遣御營前將軍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俊及殿前都指揮使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為之計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事變遽取寫勑黄紙趨前舉以麾瓊曰有勑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為遂擁置輿中衛以俊

兵送獄仍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瓊罪狀且曰所誅止瓊爾若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刄曰諾初河北制置使王彥在太行山聚兵皆刺其面曰誓殺金人不負趙王號八字軍金人頗畏之瓊之往山東也彥與偕行彥以疾留其州瓊併領其兵而去時浚薦彥爲御營使司統制遂以瓊衆分隸神武諸軍而八字兵復隸于彥皆項刻而定瓊至獄猶不伏大理少卿王衣鞫治之瓊稱無罪衣徐以圍城鼓衆不順語折之遽曰瓊死罪衣顧

吏曰囚辭伏矣遂賜瓊死衣壂城人也　詔朝奉郎監諸司審計院崔縱除右文殿修撰借工部尚書充奉使大金軍前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郭元明借遥郡刺史副之縱臨川人也　初上問大計於張浚浚請身任西事置司秦州乞别委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吕頤浩扈蹕來武昌張俊劉光世等從行庶與秦州首尾相應議已定庚子浚發行在王彦統八字軍隨之時浚之屬官馮康國等往别臺諫殿中侍御史趙鼎謂之曰元

樞新立大功出當川陜半天下之責邊事外悉當奏禀
盍大臣在外忌權太重也　時金人左副元帥尼瑪哈
自東平府歸雲中右副元帥鄂勒琿自濱州歸燕
山右監軍烏珠請提兵窺江浙二大將許之仍留左監
軍達喇原名撻辣今改正下同屯濱州以守山東乃遣女真渤海
漢軍諸萬户并大起燕雲河朔民兵付烏珠將之入攻
上以金人將入攻方遣兵守淮及控扼江上未有順動
之意壬寅下詔奉隆祐皇太后率六宮先往南昌詔略曰

朕念邊隅震擾國制搶攘因時變通隨事參酌合三省樞廷之任總百司庶府之繁爰命近臣俾司厥職若征伐財用賞罰選任等事悉屬其營具關朕聽其常程有格法事如四方刑獄奏案吏部注受並隸洪州三省樞密院遂以參知政事李邴同僉書樞密院事滕康並為資政殿學士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康權同知扈從以行監察御史陳戩一員而從官郎吏皆分其半又詔東京留守杜充已至是日除充同知樞密院事陳戩行據趙鼎奏議

本用二員而沈與求改除金人試舉人于蔚州初太原帥張孝純因城陷降金見尼瑪哈不肯拜敵莫能强執歸雲中至是以孝純主文柄使孝純能守初志寧死不污於敵後世必以為忠臣今乃為敵用是時遼人皆用詞賦兩河人皆用經義而孫九鼎者為第一忻州人也九鼎政和間遊太學與洪皓同舍陷敵十年始登第皓在北方屢見之　八月己酉詔添發運副使從太后往江西以直秘閣劉寧止為之仍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領兵

萬人以從初有司月供太后錢一千緡后聖性儉約至是斥責本殿絹二十匹充費上方知尋常用度不足因謂宰執曰朕事太后與所生母同近買得衣絹千匹即先分獻飲食亦然今往洪州未有回期除禁中自分納外令户部供錢絹各二萬銀一萬可趣令辦之　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李邴與左僕射呂頤浩議不合力丐罷詔以本職提舉洞霄宫　壬子更命資政殿學士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而擢吏部尚書劉珏為

端明殿學士以貳之賜康等手詔許綴宰執奏事寓治都堂於是頤浩言人謂陛下雖下詔固守建康而陰為避敵之計如曾懋尚疑之況小民乎宜量留嬪御掌批奏牘以固人心且免令內臣權管恐其不察或緣此開端上納之壬戌隆祐太后登舟以行　東京副留守殿帥郭仲荀以敵逼京城軍儲告竭乃領兵赴行在都人從之南來者以萬數遂以京畿轉運使上官悟為東京留守悟邵武人均子也　詔浙西安撫司移於鎮江府仍

改杭州爲臨安府帶管内安撫使　丙寅上聞道君遣
二内臣二宫女將與高麗人使同至壬申謂宰執曰朕
聞之一則以喜一則以悲朕别二聖已三年忽得安信
豈不喜但道君當承平之久以天下奉一人今彼中凡
百麤陋而朕居深宫廣殿極不遑安且朕父母兄弟及
妻皆在異域唯一子又甍歿然一身當此艱難所以悲
也玉音未已潸然淚下吕頤浩曰願陛下少寛聖抱力
恢中興之業周望曰此必金人之意若非彼意數人

者雖至髙麗髙麗亦不肯令來上曰然　甲戌兵部尚書謝克家言今之官冗外方尤甚如添招弓手董以舊尉足矣乃更置新尉又諸州不分大小例置訓練官三員請悉罷之以紓民力又言官軍單寡而郡縣皆有土豪宜令自相推擇有智勇者各守一方又言有闕官處乞許郡守自辟吏銓無礙則付以告身若其徇私則監司御史得以糾之又言京東西及江淮悉為榛莽難用常法宜建藩鎮文武並授令便宜從事財賦亦聽自用

如捍敵有功則許世襲又言國典不存宜詔諸郡訪求

傳録僕駐蹕既定悉上送官凡此皆急務也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中興小紀卷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録貢生臣劉懷遠

中興小紀卷七

宋 熊克 撰

建炎三年閏八月丁丑朔詔百官議朕今定居建康不復移蹕與右趨岳鄂左駐吳越孰安孰危其明以告朕於是宰執名百官詣都堂應詔條具者二十五封皆以岳鄂道遠恐饋餉難繼又慮聖駕一動江北羣盜必乘虛以窺吳越則二浙非我有矣戊寅上猶未覩呂頤浩等曰祖宗時遇大事亦名公卿集議上曰但恐封事中

趣嚮不一大凡公生明偏生闇人能至公議論自有見處昔真宗澶淵之役陳堯叟蜀人則欲幸蜀王欽若南人則欲幸金陵唯寇準決策親征人臣若不以家謀專以國計則無不利矣　初宰執奏淮西制置使胡舜陟請專治軍旅前迎大敵仰護行在王綯曰舜陟語甚壯似可託以方面上曰言未可信須在行事宰執奏在六月壬子今聯書之至是改舜陟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湯東野令隨駕應辦仍先往平江府見知平江府孫覿落職罷以資

政殿學士李邴代之　乙酉上謂宰執曰士大夫間有言李綱可復用者朕以其人心雖忠義但志大才踈用之必至誤國故不復用呂頤浩曰志大才踈誠如聖諭上曰如聽邢倞之計遂結餘堵敵人至今以為釁端周望曰如宣河東以救太原先於河陽置納級庫敵聞而笑之亦足見其踈也時倞知鼎州未幾以倞始禍除名送英州編管貶倞在九月辛酉今聯書之　丁亥以右僕射呂頤浩為左僕射同知樞密院事杜充為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

御營使　是日上詔諸將張俊韓世忠辛企宗等問以移蹕之地俊企宗勸上徑之潭州世忠後至曰官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上乃令內侍官押三人就都堂商議戊子宰執入奏上曰昨世忠欲往吳越吳越則我可以戰俊企宗不敢戰故欲避於湖南朕遂令引去商議朕自聞遠避之說怫鬱不平至晚不食朕嘗思金人所恃者騎衆爾浙西水鄉騎雖衆不得騁也呂頤浩曰誠如聖訓上曰人心安定吳越可居人心

動擾雖至川廣恐舟中皆敵國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但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豈可無宰相周望曰臣觀翟興李彥仙輩以潰卒羣盜猶能與金人對壘堅守陜路臣等為宰執若不能死守異日何顏見興彥仙輩也上曰張守請留杜充守建康頤浩曰臣等與韓世忠議亦如此上曰善遂決吳越之行與張浚前所請武昌之議變矣仍令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及池州自餘

諸將分守沿江詔杜充兼江淮宣撫使領行營之衆十餘萬以節制諸將　戊子百官迎太廟神主於清涼寺以行　先是右正言吕祉言安遠軍節度副使范致虛才在今日可當一面雖有過宜棄瑕用之名至行在己丑賜對而右諫議大夫富直柔力詆致虛不當復用遂除致虛知鼎州祉亦隨罷言職　癸巳時江東宣撫使劉光世江浙制置使韓世忠各持重兵畏杜充嚴峻論說紛紛光世見駐軍江州乞不受充節制上怒曰豈容

如此跋扈遂詔充除相出自朕意今盡護諸將光世如
尚敢違當賓之法光世乃即時渡江而世忠移屯江陰
軍常州境上於是光世奏起流人王德復為統制官
上自發建康陸行之日皆霽癸卯次鎮江府乃降微雨
初陳東以言事被誅至是參知政事王綯言此東之鄉
里上命以金賜東家且官其子綯退語人曰乃知東死
非上意也　甲辰上次常州　乙巳御營前將軍張俊
入見陳所統兵事上曰近來諸將要多兵則朝廷難制

惟卿不然自隨朕五年備見赤心亦欲卿知爾　叛臣劉豫在東平府遣人說東京留守上官悟令降於金人悟斬其使豫乃賂悟之左右喬思恭等與之同說悟復斬之　時禮寺典籍散佚亡幾太常博士張宗元白宰執謂宜遣官往京城訪故府取見存圖書悉輦而來以備掌故此若緩而甚急者宰執不能用宗元方城人也

宣撫制置使張浚至襄陽留幾二十日召帥守監司令預儲蓄以待聖駕西幸　王之望記西事曰浚之至襄

陽也留幾二十日程千秋王擇仁之軍咸在及諸盜之未降者凡數萬人浚謂襄陽乃帙衿之地因薦千秋為京西制置使假以便宜許之任自屬郡守貳以下皆得誅賞　浚方思攬豪傑為用時新除御營使司提舉事務曲端前在陜西屢嘗挫敵浚欲仗其威聲乃承制拜為威武大將軍本司都統制於是有詔賜端略曰卿久提貔貅之師式遏虎狼之衆覽行臺之近奏知分閫之賢勞已建隆名俾護諸將兼制五路折衝二邊庶展盡

於猷為豈復憂於讒間學士張守詞也　九月丙午諜報金人又陷登州左監軍烏珠將自登入海道以窺江浙而右僕射杜充在建康距錢塘明越道途繚繞慮失事機時江浙制置使韓世忠駐軍江陰是日宰執請以鎮江隸世忠而常蘇國山諸處控扼官軍並隸御營使司上曰善又請以世忠充兩浙沿江守禦使上曰未可此曹少能深識義理若權勢稍盛將來必與杜充爭衡只令兼圖上足矣　辛亥上至平江府時金人已破單州

曹州壬子侵南京　先是左僕射呂頤浩欲自留平江府若敵騎侵軼則督諸將力戰乃命僉書樞密院事周望宣撫江湖駐兵鄂渚以控上流既而上以頤浩不可離行在改除望為兩浙宣撫使提重兵留于平江又以翰林學士張守為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　戶部侍郎李棁遷尚書棁臨沂人靖康時為執政至是再見之使往建康督饋餉以贍沿江諸軍　高麗國王楷欲遣使入貢丙辰詔止之略曰比年多故强敵稱兵如

行使之果來恐有司之不戒俟休邊境當問聘朞直學士院汪藻詞也　金人陷沂州　詔新政官人張邵特轉五官除直龍圖閣借禮部尚書奉使大金軍前武翼郎楊憲借忠州防禦使副之　宿泗等州都大捉殺使李成奏所統軍衆天寒無衣令艱難之際府庫不充欲望量賜支絹以激戰士癸亥詔户部輟二萬匹賜之已已詔朕眔下寛恤之詔而迫於經費未能悉如所懐令聞東南和預買絹其弊尤甚可下江浙減四之一以

寬民力仍倂見錢違實之法　壬申夜潭州卒亂於城南殺一兵官守臣向子諲遣人招安畏其黨不能盡誅子諲敏中五世孫也　癸酉上謂宰執曰有為朕言移蹕浙東人情未孚宜降詔具述初非朕意悉出宰執庶幾軍民不怨朕既為天子當任天下之責舉措未當豈可歸過大臣王綯曰古之賢君不肯移災股肱無以過此　初金人既陷延安府而帥臣郭浩寄治德順軍浩德順人也敵遂趨慶州環慶帥王似選勁兵要擊於險

敵不能進詔加似徽猷閣直學士至是金將羅索貝勒引衆渡渭河侵永興軍甲戌帥臣郭淡棄城遁去是月以兵部尚書謝克家為徽猷閣學士知泉州　中丞范宗尹一日因奏事言趙鼎由司諫遷殿中非故事上曰朕除言官即置一簿攷其所言多寡此祖宗舊制外廷未必知也鼎所言四十事已行三十六事即除鼎侍御史　金人分河間真定二府為河北東西兩路平陽太原二府為河東南北兩路去中山慶源信德隆德府號

皆復舊州名自餘軍壘亦多改焉下令禁民漢服及削髮不如式者皆死　冬十月戊寅上發平江府　山東賊首郭仲威至通州受宣撫使周望招安望以便宜補官令屯平江府　戊戌金人攻壽春府官吏以城降

壬寅宣撫處置使張浚抵興元於是浚言漢中實形勢之地已理財積穀願陛下於來夏早為西行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蜀之粟左通荊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勢斯可定矣浚知主管川陝茶馬趙開有心計即

承制以開兼本司隨軍轉運使總領四川財賦開言蜀民已困獨榷率尚有贏餘而貪猾認為己私惟不恤怨詈斷而行之庶救一時之急姿以為然開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帑賣酒即舊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就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自釀凡米一石輸錢三千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既遂行於四路又依成都府法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

入官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為市於一千及五百上許從便加臺惟不得擅減錢引法民頗便之　十一月乙巳朔金人陷廬州戊申攻和州守臣李儔以城降　己酉金人陷無為軍守臣李知幾挈帑藏與民渡江南歸　知建康府胡舜陟改除兩浙宣撫司參謀官以刑部侍郎陳邦光代之　時隆祐太后頓洪州而金人已自黃州渡江御營副使劉光世復還江州亟遣統制官王德拒之于興國軍德敗績光世馳輕

騎以聞戊午敵騎至洪而太后去已七日守臣王子獻棄城走吉州守臣楊淵亦棄城走敵騎至撫州執守臣王仲山子獻建陽人仲山珪子也於是福建諸州震恐光世退屯南康軍而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所領衛兵亦潰其將傅選司全皆反為盜以掠諸州後乃復歸趙鼎扈從録曰洪州御史臺申太后移赴虔州至吉之太和縣楊惟忠前後軍連兩日作亂内人被害者甚衆方兵亂時太后賢妃用村夫荷轎更無一人扈衛者

時金又侵湖南之境帥臣向子諲遣兵禦之不敵金人至潭州城下攻圍八日城破子諲率衆死戰奪門以出駐于湘西金兵縱掠四日而去子諲復入城後以失城罷之　庚申真州守臣向子忞棄城保沙上子忞子諲弟也　右僕射杜充在建康會諜言李成師老可擊充遽遣兵而金衆大至與成併力徑趨烏江縣充聞敵至以其軍六萬人列戍江南岸而閉門不出師無統一壬戌敵至馬家渡渡江充急遣都統制陳淬同統制官岳

飛等一十七員領兵二萬與賊死戰時御前前軍統制王璞受充節制乃引軍先遁岳飛等軍既敗退屯蔣山以俟再戰然皆無鬬志丙寅夜皆引去丁卯充領親兵三千絶江而北時上遣内侍任源至充軍前道梗不達以狀申充充即附奏以謂初乞御營諸將聽其節制實無妄自尊大之意但欲人情相諳緩急可使令者劉光世遠在九江不得使韓世忠近在鎮江不能使儻王璞有心報國當陳淬等接戰之際乗勢向前敵人必敗豈

有今日瓒之不忠萬死有餘臣今在儀真檄名滁泗二州趙立劉立等集兵却回鎮江以護天室此區區困獸之志也於是敵入建康户部尚書李棁知建康府陳邦光皆降通叛廬陵楊邦義獨不降見金烏珠詈之曰汝無厭而圖中原天寧久假行誅汝矣尚安能汙我遂為所害　葉夢得避暑録曰兵興以來未見以大節名世者在建康得一人曰通判楊邦義嘗表諸朝為請謚而立廟又夢得褒忠廟記曰敵入建康李棁與陳邦光不

能守棁先降邦光欲棄城去後亦降通判楊邦義力拒不從大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以授其僕曰持此以見吾志吾即死矣棁邦光愧謝猶强擁邦義上馬即郊次與俱見金四太子命使拜邦義叱曰我不降何拜亟追歸卧其家敵雖暴猶未敢辱邦義也明日遣張太師好説邦義授以舊官邦義以首觸階陛曰我已志死何多誘我為敵大驚捽止之徐曰公所守固高柰勢不可何第歸審思之吾明日復見公邦義退亟

移書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利動者幸速殺我無久留我死明日金人燕梲邦光坐堂上樂方作召邦義立庭下邦義瞠視梲邦光叱曰天子以若拒敵不能抗俛首求活犬豕已不若復與共燕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敵將有起取幅紙書死活二字佯脅邦義曰公無多言即欲死趣書死字下我乃信邦義視吏有簪筆持文書側立即躍起奪其筆引手掣紙書字曰死敵相顧色動又使引去明日再以見四太子邦義不勝憤遥望大罵曰若無

厭而圖中原邪天寧久假汝行磔汝萬叚尚安得汙我敵怒使人疾擊之梃交下邦義罵不絶口遂殺之乙丑杭州守臣康允之奏金人數道並入已自采石濟江朝廷以未得杜充周望報衆情大駭集侍從官議時給事中汪藻中書舍人李正民議欲上移蹕平江親督諸將拒敵緩急則登海舟以避之宰臣呂頥浩又同從官對於便坐或謂宜遣兵將或謂宜募敢戰士前去而頥浩請自行議未決是午周望録到杜充書謂敵騎至和

州充親督師詣采石防江朝廷稍安然不知建康已陷
矣時又慮敵騎自江黄間南渡或徑趨衢信以逼行在
乃命中書檢正官傅崧卿為浙東防遏使令募土豪集
鄉兵以守衢信陸路崧卿山陰人墨卿弟也　丙寅諜
報金人已渡江從官入對慮敵騎不測馳突請以殿帥
郭仲荀輕兵三千從駕至平江倚周望韓世忠兵以為
重且謂仲荀方自杭來其兵之老幼未至易作去計乃
令張俊兵以次進發上以俊重兵不可留遂決議皆行

退命直學士院汪藻草詔朕當移蹕浙西為迎敵之計
已巳上發越州庚午至錢清鎮得杜充奏大戰江上我
師敗績又康允之報敵入臨安府界長驅而來上亟詔
回鑾侍從官晚對于河次亭上侍御史趙鼎以為衆寡
不敵勢難與戰且姑避之左僕射呂頤浩乃請上航海
時廷臣所論多不同吏部侍郎御營參贊軍事鄭望之
尤以為非便惟戶部侍郎葉份中書舍人綦宗禮曰若
別有策甚善不然舍海道將安之望之彭城人崇禮北

海人也顧浩請令侍從官以下各從便而去上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於是郎官以下多留越亦有徑歸者初上之在建康也御史中丞范宗尹言金人為國大患戰之不能勝禦之不能却國已敝矣兩河陷沒陛下駐蹕維揚敵騎遽至僅能匹馬渡江至錢塘未閱月而苗劉之變生於肘腋此皆禍之大者其小者不可悉數大抵所為皆不成所向皆不利豈徒人謀乖剌實由天意之未回也茍不能隱忍順受以紓目前之急深

恐天意不測別致非常之禍此臣之所以日夜寒心也設若慮敵騎深入當以控扼之事責之將相陛下姑引而避之言至於此可謂無策然譬人之大病垂絶投之善藥但得不死則徐議補治陛下誠能側身修行以享天心發政施仁以從民欲選將練卒繕甲儲糧數年之後以弱為强孰曰不可則今日之無策乃為異時之長策也至是以宗尹為參知政事又以侍御史趙鼎為中丞殿前都指揮使郭仲荀為兩浙宣撫副使與御營都

統領辛企宗並留越州又以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為浙東制置使　癸酉上出門時連雨泥淖吏卒暴露命兩浙漕臣莆田陳瑞沿路犒設衛士肉纔有六百斤炭倍之而已　先是京西制置使程千秋在襄陽而所降桑仲有衆數千屯漢水之北時商賈巨舟無數載四方之貨皆列于南岸以傍府城舟中多至百人少亦數十各有兵械自護緩急亦能併力禦寇千秋一日下令欲盡拘之商賈曰此利吾貨也中夕悉遁去說者謂千秋自

徹藩籬已見失策又城中統兵官有李忠及號徐大刀曹火星者三人仲遣人以二馬遺徐曰本欲取襄陽而兄在焉今且去勤王矣徐以良甲二報之千秋怒其與敵通因長至日諸將列賀執而誅之一軍皆憤奔以告仲仲曰我以兄故不入襄陽令千秋乃敢殺吾兄遂回軍攻城千秋遣曹火星出戰又使一將援之曹曰徒撓我軍政不須爾獨與仲戰一晝夜殺傷相當黎明仲盡驅良人各持竹一竿第見城外青竹蔽野仲軍繼之

曹再戰遂大敗仲入據襄陽千秋適去仲追之不及王之望記西事曰張浚用程千秋久之又疑其跋扈乃以郭永為檢察軍馬李允文為京西憲使左右掣其肘二人傾險輕躁欲得其處更謀撓之使不得有所為既又奪其便宜諸將以故解體遂至於敗千秋之庸謬固足以敗襄陽然觀浚所以用之政使能者亦未能有功也

宣撫處置使張浚至秦州置司節制五路諸帥纔數日即出行關陝移環慶師王似知成都府而以武臣

趙哲代之於是叅議軍事劉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汝
與語大悅拔為統制官又以其弟小使臣璘領帳前親
兵　十二月乙亥朔金人攻臨安府守臣康允之退保
赭山錢塘縣令朱躍白允之自帶本縣及仁和縣弓手
土軍於前路欵敵使杭民無逃死計行二十里遇敵騎
躍兩中流矢左右掖至天竺猶能率鄉兵以擊敵後數
日遇害躍安吉人也　初鎮江府無守臣獨恃浙西制
置使韓世忠之軍以為固時世忠引兵駐江陰而建康

潰卒戚方等迫城以萬計守臣胡唐老度不能支因撫定之無何方欲犯浙西妄言赴行在請唐老部衆以行唐老不從戊寅為方所害　己卯上次明州召集海舟甚急先自中春遣監察御史莆田林之平往福建募船千隻至是相繼而至朝廷甚喜參知政事王綯曰豈非天助也上曰亦非偶然　辛巳戚方等犯常州守臣周杞守子城以拒賊亟遣統領赤心隊官朝請郎劉晏出戰遂破之　時杜充下諸將潰去多行剽掠獨統制官

岳飛屯宜興縣不擾居民晉陵士大夫避難者皆賴飛以全故時譽翕然稱之　壬午上將登海舟只帶親兵三千餘人呂順浩逢辰記言精兵萬餘人與此不同隨駕有衛士張寶譚煥等不欲入海謀作亂因宰執入朝百餘輩譟而前呂順浩怒詰之范宗尹曰此豈可以口舌爭引其裾入殿門門閉衆不得入上遣内侍宣諭衆遂定命中軍都統制辛永宗勒兵捕寶煥輩十七人誅之餘黨分隷諸軍除衛門外盡廢其直　趙鼎事實曰駕之幸四明也敵騎

侵迫乃議登舟以一舟處班直六十人人不得過兩口諸班相語曰我有父母有妻子不知兩者如何去留訴於皇城司内侍陳宥宥不能决令自陳于朝人衆語喧有肆惡言者益激於一時非本謀也後數日擒之斬其同謀二十餘人　時金人已渡浙江知越州李鄴奏聞甲申宰執早報上於御袍中出示之乙酉上登舟　戊子詔六曹百司官吏從便寓於明越温台諸處於是左右御營使司參議官以次皆留時留者有兵火之虞去

者有風濤之患皆面無人色此據趙鼎扈從錄　壬辰宗尹等至明有昨隨崔縱奉使人盧仲自敵中歸時敵破和州得歸朝官程暉令與仲偕來所携國書語極不遜既非專使宗尹遂不見之　癸巳上次昌國縣命戶部郎官李承造往台州刷錢帛　杜充所遣屬官直徽猷閣陳起宗至言充敗欲引衆趍行在而路不通是晚呂頤浩折簡與范宗尹言充在儀真甚的浙東制置使張俊自越州領兵至明州時已無船可載俊因納隱士劉相如之

策遂留以抗敵　丁酉上謂宰執曰昨者朕將御舟楫令從官聚議都堂鄭望之不肯同衆所論亦未為通呂頤浩曰望之在假續到不知衆人所對王綯曰崇宣以來大臣專權不容立異比者會議都堂更相詰難臣不意復見此氣象皆陛下優容忠讜所致望之自守所見乃朝廷之福也上嘗問望之曰苗劉時卿在甚處對曰臣竄在嶺表得之道途臣以為陛下甚錯上曰何故曰二兇既就擒陛下不送天獄却付韓世忠軍中今日在

陛下左右者得以面諭爾上又問卿見洪皓三番國書否望之曰臣無緣得見上命内侍取示之葢上以望之累使敵中欲使之料敵情也望之未幾奉祠而去　戊戌金人攻越州帥臣李鄴以城降敵即渡其家屬先往錢塘鄴邴兄也既而邴坐此亦落資政殿學士　親事官唐寳袖石擊金將烏珠不克死之　金人攻明州張俊下令曰天子且廵海道汝輩宜用命進者重賞不進者不貸癸卯歲除敵至城下俊令統制官劉寳先與之

戰若不勝則以兵橫之既而寶兵少却統制官楊沂中田師中統領官趙密與之戰又不勝寶率兵再進沂中棄舟登岸與師中密等皆死戰而守臣劉洪道率州兵以射其旁遂大破之殺數千人密太原人也　金人既破杭州乃遣人檄秀州令降守臣程俱言小邦不敢專遂解橐入赴平江宣撫司又慮見襲遂率官吏棄城出保華亭縣朝廷遂命俱押米綱赴行在於是同知樞密院宣撫使周望追俱赴司幾為所斬遂劾之云朝廷私

此一人遂失億兆之心士論是之　先是奉使洪皓自太原至雲中左副元帥尼瑪哈軍前而奉使王倫亦留在彼有商人陳忠因倫從者楊永亨見倫密告兩宫太母起居狀倫遂與浩共以金遺忠令聞於兩宫以為倫輩皆本朝遣來通問於是兩宫始知建炎中興之實既而皓為尼瑪哈送於冷山遂依左監軍烏克紳以居為之教子

中興小紀卷八

宋　熊克　撰

建炎四年（歲在庚戌）春正月甲辰朔上至台州章安鎮駐蹕　兩浙宣撫副使郭仲荀既不能遏敵又棄越城而遁其兵多散為盜至是來朝責授散官廣州安置上以敵騎驚擾慮隆祐太后徑入閩廣己酉詔遣使臣齎書至虔州尋問艤舟之所　詔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赴行在世忠言見駐華亭江灣願將所部全軍往昇潤邀金人歸

路盡死一戰丙午詔從之　丁未御史中丞趙鼎諫議大夫富直柔戶部侍郎葉份中書舍人李正民綦崇禮太常少卿陳戩同對於舟中時扈從泛海者宰執外惟此六人而給事中汪藻與其餘皆未至也　戶部侍郎李廸自明州來戊申入見言張俊在明為戰守備城外居民盡爇之其意亦欲赴行在也　金烏珠引衆再攻明州丙辰浙東制置使張俊率兵禦於高橋一日戰數合虜其益兵復來俊與守臣劉洪道俱避去烏珠遂破

明州屠其城時提舉明道宫鄭億年避地山間為金所得驅以北去億年居中子也敵衆以船趣昌國縣欲追襲御舟時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舶擊敗之敵遂退　初金萬户羅索及尼楚赫與吾叛將折可求聯衆十萬圍陜州時關以東獨陜在馬寧州觀察使李彦仙守禦甚備遇士卒有恩食既盡煮豆以啖其下而取汁自飲至是金亦無食欲去有人告以急擊可入按原本作馬縶可入今從建炎以來繫年要録改金益增兵攻之愈急丁巳城陥彦仙巷戰而死雖民之婦女猶

升屋以瓦擿賊哭李觀察不輟金人殺其家陝民無噍類
金人始敢西而全陝没矣　先是宰執臺諫會食金鼇山
寺范宗尹容語趙鼎曰近日諸將姚端等進見太數所
錫極厚國用窘甚見上幸一言也戊午鼎草奏乃聞上
以在四明時衛士紛擾盡廢禁直獨中軍統制辛永宗
有兵數千而端即御營使吕頥浩親兵之將其衆獨盛
所以優遇之也　己未夜大雷雨庚申上謂宰執曰昨
雷聲頗厲晉志以雷發聲非時為女主顓權君弱臣强

外國兵不制所致朕與卿等當共修德以應天地　癸亥上曰昨日雷再發聲今日方二月節要亦非時也與晉志所占無異惟發頻者應速爾　甲子詔中書舍人李正民往江西問安隆祐太后仍稱撫諭使中丞趙鼎薦京官永嘉吳表臣林季仲補臺官之闕季仲避地未至而表臣先對是日除監察御史時聞明州失守海道可虞丙寅上移次溫州館頭　殿中侍御史張延壽論樞知三省樞密院滕康及同知劉珏之罪詔罷康珏仍

並落資政殿學士遂以新復端明殿學士盧益權知三省樞密院而參知政事范宗尹因薦李回時回以散官居吉州名復端明殿學士以爲之貳　戊辰中丞趙鼎對因言豫章之擾上曰太后僅以身免乘輿服御之物悉棄之宮人失一百六十餘人上又曰已黜滕康劉珏用盧益李回替之矣　已巳上幸水陸寺侍御臺省官稍集班列差盛　辛未詔侍從官條具金人退與不退如何措置及於何處駐蹕　戶部侍郎葉份言淮鹽路

梗妨阻客販浙鹽數少積壓客鈔請榷以福建鹽通商仍指還買鹽本錢即本路官搬官賣兩不相妨士申詔從之初政和中遣左司郎官張察至本路參定鹽法歲以三分為率二分歸朝廷許商人輸錢於榷貨務給鈔即本路受鹽一分歸漕司許自買鹽積於海倉令上四郡及屬縣般賣以辦歲計時商販官般二法並行靖康倣擾商販殆絕故官悉自鬻至是份請行鈔法而姦民乘之盜販多矣　金萬戶羅索與其副薩里罕及黑峯

等攻邠州宣撫處置使張浚遣都統制曲端率兵拒之一日兩戰皆捷至白店原薩里罕據高原而陳羅索與黑峯引衆來攻為端所敗薩里罕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為涕泣郎君既而敵勢復振端所部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連戰不利敵亦引去　二月乙亥上至溫州江心寺駐蹕因改曰龍翔東有小軒遂曰浴日皆宸翰書額賜之　詔啓運宮神御於福州奉安　樊惑犯紫微垣侵相位癸未呂頤浩乞解機務不允　知

温州盧知原有治績詔除右文殿修撰知原秉子也
丙戌知明州劉洪道奏已復本州詔明晚移蹕明州
金元帥烏珠尚據臨安聞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自江陰
復趨鎮江恐邀其後丁亥烏珠遽引衆殺掠而去縱火
城中數日方滅　戊子詔萬壽觀會聖宮章武殿神御
於温州天慶宮奉安　時右僕射杜充已降敵而御營
副使劉光世猶奏充敗事未知存亡光世又言金人遣
兵由湖州攻兩浙而王瓊所統前軍亦潰韓世忠自浙

西上海船而去臣今孤軍駐南康望遠避賊鋒俟春暄破之不難詔光世乘間擊之無失機會及敵退光世遣統制官王德躡其後擒數百人以歸　庚寅上至温州駐蹕州治先是主管明道宫薛弼見吕頤浩謂宜遷蹕入城且獻策平其直以鬻官產既而駕留一月所費不貲皆取足於鬻產之直弼永嘉人也　王𤫊引餘軍赴行在自觀察使降為防禦使　先是詔募海船百餘隻於福建廣南獨廣東漕臣趙億所發船先諸路而至福

建漕臣祖秀實魯詹與權提刑梁澤民共裒一路經費之餘得銀八萬兩上之億安西人扑之孫秀實浦城人詹海鹽人澤民邵武人也　初鼎州武陵縣有土豪鍾相者以左道惑衆乃結集為忠義民兵其徒呼相為老父士大夫之避地者多依之相所居村有山曰天子岡遂即其處築壘濬濠以捍賊為名且承帥檄聚衆閱習武藝時有中州潰兵孔彥舟等擾湖南詐稱鍾相民兵相聞之懼又因其子奪監司之馬於白沙渡是月相等

遂作亂遠近響應僭號楚王改元天載自補官屬尋詔湖南北帥司發兵討之於是鼎之武陵桃源龍陽沅江澧之澧陽安鄉石門慈利荆之松滋公安石首潭之湘陰益陽湘鄉岳之華容辰之沅陵諸處皆為盜區矣　時太常少卿陳戩扈蹕淮詔論時事其略謂兵將用命則寡可以敵衆不用命則多適以致敗今之握兵柄秉旄鉞非閫冗即跋扈也國之典刑不能加之將將之威令不能施之軍宜申嚴紀律使進退左右惟命之從則敵

可破矣　先是知真州向子忞言昨携本州金帛皆為韓世忠所奪且言杜充以投降而去麾下兵有走回者

癸巳上謂中丞趙鼎曰自聞充之報不食者累日蓋非朝廷美事也　乙未温州奏故右丞許景衡妻胡氏乞給借所僦官屋上顧吕頥浩曰朕即位以來執政中張慤最直頥浩曰慤未病時嘗語臣云惟一許少伊不轉了少伊景衡字也臣以是知景衡累與慤同宜睿意之不忘也乃詔以官屋賜其家　丙申以金退赦諸路烏

珠引金衆回至平江府城下同知樞密院事兩浙宣撫使周望與守臣湯東野力不能拒棄城避之初郡人恃望以為安敵至欲遁而舟楫皆為諸軍所奪故不能脫戊戌敵入城縱兵焚掠而去過吳縣宣撫使統制官陳思恭以舟師邀於太湖擊敗之幾獲烏珠既而擢思恭為御前後軍統制 丁酉中丞趙鼎諫議大夫富直柔同對彈右僕射杜充乞先罷相俟得其投降的報則別議罪 上欲幸平江府三月丙午趙鼎言萬一敵去

未遠或作回戈之期何以待之於是行期稍緩　左僕射吕頥浩奏户部侍郎葉份言駕幸浙西須早除發運使臣觀可任漕計極難得人間有之又素行不修上曰有德者率浮直或不能辦事有才者多是小人如梁揚祖誠無學術使為發運使則有餘矣大抵小人不可在侍從之列若籍其才任之於外亦何不可是月遷份為尚書　宣撫措置使張浚奏大食國進奉珠玉至熙州已酉上謂宰執曰大觀以來川茶不以博馬惟市珠

玉故武備不修今若復捐數十萬緡易無用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乃詔浚勿受量賜以答其意既而上曰浚措置陜西極有條理呂頤浩曰陛下雖失之杜充復得之張浚上曰浚自薦辛興宗作秦帥比至陝西見孫渥才優即奏罷興宗而用渥蓋其用心公也上語在是月辛酉今聯書之　時浚聞金人南下上浮海東征亟治兵入衛未至襄漢遇德音知金退乃復還關陜　王之望記西事曰浚歸自秦亭士馬甚盛至房陵畏桑仲而不敢近乃

以王以寧為制置使王擇仁為節制步騎十萬措置漢上以寧至襄陽乃畀辭假道而去擇仁孤軍不敢進頓於均州後其將王闢叛去後潰而亡於是西師之東下者星散盡矣桑仲知浚畏已而西師之易與也益亡所憚矣　已未上詣天慶觀朝辭九廟宰執百官扈從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上登舟回鑾　以禮部尚書曾楙為顯謨閣直學士知洪州　是月金左監軍達蘭自維州遣泰伊原名太一今改正貝勒玷原作孛堇玷今改正等提兵南下以援烏珠因圍楚州守

臣趙立乘城禦之金進圍揚州朝廷恐守臣張績力不
能支計退保鎮江績不肯動金乃至真州績金壇人也
時東京雖城守而勢益危金人更遣河北簽軍首領
聶昌領衆來攻留守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為金所害
夏四月丙午上至餘姚縣海舟大不能進詔易小舟
仍許百官從便先發　癸丑上至越州駐蹕州治　烏
珠回至鎮江而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已提兵駐楊子江
焦山以邀之左僕射吕頥浩請駕幸浙西下詔親征以

為先聲亟命銳兵策應世忠庶擒烏珠此一奇也參知政事王綯亦請遣兵與世忠夾擊甲申乃下詔親征中丞趙鼎以為平江殘破最酷人心不樂是行即奏曰臣在温台屢言當俟浙西寧靜及建康之衆盡渡江然後回蹕今遽有此舉必以韓世忠之報敵騎窮蹙可以剪除爾萬一所報不實及建康之衆未退或回戈衝突何以待之兼饒信魔賊未除王𤫊潰軍方熾陛下遽捨而去茲乃社稷存亡至厄之道也時臺諫亦皆言之乃除

鼎翰林學士鼎力辭改吏部尚書亦不受遂復為中丞時敵衆百萬世忠戰士甫八千烏珠遣使與世忠約日合戰世忠募海船百十艘進泊金山下仍立一旗書姓名於上敵望見大笑曰此吾几上肉爾世忠預命工鍛鐵相聯為長綆貫一大鈎徧授諸軍之强健者平旦敵以千舟噪而前比合戰世忠分海船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而入敵不得渡復遣使願還所掠及獻馬五千世忠不聽曰只留下烏珠乃可去時達喇所

遣之兵在儀真江之南北兩岸皆敵衆而世忠據中流

與之相持知揚州張績亦命偏師控扼要處與世忠為

援烏珠閉户不敢出乃即城之西南隅鑿渠三十里欲

潛師渡建康而地勢高潮不應金之在儀真者又於城

外鑿小渠三十里屬之江以通漕烏珠刑白馬殺婦人

自刎其額以祭天幸風濤之息便載以逃世忠諜知之

悉師督戰而風弱帆緩我師不利統制官孫世詢嚴永

吉死之所掠金人又為奪去金以輕騎絶江而遁世忠

曰窮寇勿追使去先是世忠視鎮江形勢無如龍王廟者敵來必登此望我虛實因遣將蘇德以二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遣人於江中望之戒曰聞江中鼓聲岸下人先入廟中人又出數日敵至果有五騎至龍王廟廟中之伏聞鼓聲而出五騎者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人紅袍白馬既墜乃跳馳而脫詰二人者云則烏珠也是舉也俘獲殺傷甚衆金所遺輜重山積又得龍虎大王舟千餘艘龍虎大王者乃金封王爵而監龍

虎軍烏珠之増也　自主管川陜茶馬趙開變榷茶法怨詈四起至是主者以為合罷若謂軍費所資即乞劄與宣撫使張浚行之詔下其説浚不為之變也　知宣州李光奏鎮江建康金人悉已遁去　先是湖北帥司檄本路捉殺官孔彦舟權副總管領兵往鼎州捕鍾相彦舟過澧州而澧州之民有應相者乗而攻之彦舟喪甲僅以身免及入鼎䖍復有應相者遂屠其城民死十八九餘悉黥為兵時賊勢甚盛彦舟據城時出兵與戰

勝負相當彥舟每得賊黨不殺惟斷其指及耳鼻縱之出曰汝爺有神能為汝續則復來相得之惡其彰己之妄而養之密室自是其黨亦生疑心彥舟乃聚竹為筏若將去者且為竹籤題云爺若休時我也休依舊乘舟向東流遇獲相黨則髠其首而遣之相得籤喜謂賞將避己彥舟又潛遣人投相謂之入法相素自誇喜人從己亦受之至是相乘筏夜渡而入法之人內應相敗走癸未獲之并其妻子及偽官悉檻送行在詔擢彥舟為

利州觀察使時宣撫處置使亦檄彥舟權湖北副總管

辛卯詔淮浙鹽場已復昨行福建鈔法可罷之廣南監司乞罷催稅戸長依煕豐法村疃三十戸每料輪差甲頭一名壬申詔可仍推行於諸路　乙未逺安軍奏近緣御前後軍統制陳思恭到州兩日間軍士竄者四十七人皆思恭誘去乃詔宰執召思恭赴都堂約束中丞趙鼎等交論左僕射呂頤浩之失乃罷為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太一宫使制曰下吳門之詔則有

失於先時請浙右之行則力違於衆論於是叅知政事范宗尹攝行相事以浙東制置使張俊為浙西江東制置使除劉光世韓世忠外張俊節制令同知樞密院事兩浙宣撫使周望以所領兵付俊　是月以戶部侍郎李廸為江浙諸路發運使　湖冦鍾相雖已敗而餘黨所在嘯聚如慈利縣之陳寓信松滋縣之李合戎澧陽縣之吳宣各有衆百千其後亦稍稍撲滅惟龍陽之楊華楊廣楊太最為劇盜太年少楚人謂幼為么故曰楊

公時公之名未著惟稱華廣至是知蔡州直龍圖閣程昌禹被召以蔡兵三千人統制官杜湛統領官卯宏淵以下自隨道鼎澧間撫諭使馮康國以羣盜方盛乃奏乞留昌禹攝帥事於是權副總管孔彦舟引全軍去昌禹入鼎州自此每遣杜湛等與賊戰常獲小捷　五月癸卯言者謂御舟經由知明州張汝舟應奉簡儉粗能給足知台州晁公為頗務豐華不免擾民乞行賞罰以示好惡參知政事范宗尹曰若黜公為則溫州盧知原

發運使宋輝皆當貶矣上曰只褒汝舟則好惡自明如公為輩不必皆黜乃詔汝舟加一官　時諸路盜起大者至千萬人朝廷力未能制范宗尹以謂此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抗官軍未易禦也莫若析方鎮以處之羣盜有所歸則衆當懷土是不攻而自潰矣乃奏曰昔太祖受禪與趙普合謀收藩鎮之權天下晏然無事一百五十餘年可謂良法比年國難如此四方師守皆束手環視莫知所出蓋軍力單寡不可以有為此法

之敝也今日救敝之道當稍復藩鎮之制況諸郡為盜所據者凡十數則藩鎮之勢駸駸已成朝廷雖不為人亦自為之矣曷若朝廷為之使恩有所歸也今亦不盡行之天下且裂河南江北數十州為之少與之地而專付以權擇人久任以屏王室實今日之當務也羣臣多以為不可宗尹力陳上亦決意行之　甲辰知光州吳翊報敵中事宜庚戌上謂宰執曰聞杜充在南京受劉豫節制遣人誘陷東京朕待充自庶官除從官建節遂

名同知樞密未幾拜相可謂厚矣何故至是王綯曰陛下去秋若不相充無知之俗至今必以為恨陛下待之既盡彼自失節國家何傷焉　詔三省樞密院同班奏事合輪修時政記　辛亥上謂宰執曰從班極少卿等常共議務取其實不厭多也脫乘輿服御悉從簡儉如除一省郎貴亦不多苟得人其利溥矣范宗尹曰用人之法須擇可為執政方除從官可為從官方除省郎則選精而真才出矣上曰然上又言神宗選將必詳考然

後命之原必有成因曰祖宗多有所傳家法外人豈得盡知王綯曰如宣帝所謂漢家自有制度是也　壬子名知成都府盧法原知泉州謝克家知洪州胡直孺並為尚書法原吏部克家工部直孺刑部法原不及供職改知夔州秉子也　癸丑御史中丞趙鼎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　時宰臣朱勝非兼樞密而同知樞密院周望在平江府故一院之事僉書得以專總前此兵政悉隷御營使司事權既分又再經大變文移紛亂至是

鼎始檢故事舉行以正西府之體　參知政事王綸累章求退上曰綸醇儒嘗為朕宮僚事朕始終如一不欲令遽去　時朝廷聞登萊多積粟因知海州李彥先遣使至丁巳宰執奏欲就委彥先用海舟轉輸以助軍食上曰登萊道梗今既未能厚恤乃反責其積粟以輸行在於理未安范宗尹等退曰聖慮高遠非羣臣所及

時占象者言夜有赤氣敵天中又有白氣如練貫之殿中侍御史德清沈與求言此天心仁愛陛下出變以示

警也且天子所在謂之朝廷今虔州一朝廷秦州一朝廷號令之極至為詔矣顧敕張浚等止降指揮勿得為詔　朱勝非閒居録曰唐制不經鳳閣鸞臺不得謂之敕敕者三省奉行聖旨之書也張浚以知樞密院事為川陝處置使得旨許便宜行事事多出敕勝非在朝廷日見之前云其司次述事因古語云奉敕如何末以使銜押字黄紙大字皆過於敕時席益徐俯大不平之指以為僭勝非曰川士性誇侈意以劄子為不尊故用便

宜作勑初不思奉何勑也閩渠向自建康出國門已行便宜事矣　又論相天子之職也願親書所屬意之臣姓名禱於天地占而用之又天子之兵而劉光世則稱曰太尉兵願如龍騎虎騎之類别立軍號使大將自刺之戊午詔三省條上　初上在明州諸班直謀亂已誅其為首者自駕還越上遂廢班直親從别選御營中軍五百人入直陛㡯然皆烏合之衆至是宰執奏事趙鼎留身曰陛下初即位議復祖宗之政至今未行一二而

祖宗於兵政最為留意熈寧崇寧變亂舊章獨不敢議改軍政葢自藝祖戢祚與趙普講明利害著為令典萬世守之不可失也昨明州班直因訴事紛亂非其本謀乃盡廢之是因咽而廢食今諸將各總重兵不隸三衙則兵政已壞獨衛兵彷彿舊制亦掃蕩不存是祖宗之法廢於陛下之手臣甚惜之仁宗時親事官謀不軌直入禁庭幾成大禍既獲而誅不復窮治未聞盡棄之也上悟仍復舊制　宰執擬以朝奉大夫陳桷為閩憲范

宗尹曰桶有文行本擬郎官近除郎多儒生欲兼用才吏以備緩急上曰才吏亦不可無但不可太多如呂頤浩純用掊克之吏也　沈與求論同知樞密院事周望宣撫浙西脫身先遁避敵縱兵大掠致敵破吳門又擁重兵坐視臨安之陷而不赴援甲子以望提舉太平觀與求再論遂責衡州居住　范宗尹等聚議欲將京畿東西湖北淮南並分為鎮以鎮撫使為名除茶鹽之利國計所繫合歸朝廷依舊置提舉官餘監司悉罷財賦

除納上供外並聽師臣移用州縣官許辟置內知通奏朝廷審授遇軍興許以便宜從事師臣不因詔擢更不除代如捍冦立功特許世襲詔從之初擬世襲上曰若便世襲恐太重當俟其保守無虞然後許之乙丑詔以河南孟汝唐四郡授知河南府翟興楚泗漣水三郡授知楚州趙立滁濠二郡授知滁州劉立光黄二郡授知光州吳翊舒蘄二州授知舒州李成海淮陽二郡授知海州李彦先承天長二郡授知承州薛慶和無為二郡

授知和州趙霖並為鎮撫使既而成以舒蘄叛徑擾江西　江浙制置使張俊薦統制官岳飛為通泰鎮撫使時飛獻金人之俘上呼譯問得實者八人付中軍磔之　戊辰上謂宰執曰金人頗能言二聖動靜云今在韓州及皇后宮人皆無恙上感動不懌久之　三省言沿江道遠緩急恐失機會鄂岳雖係湖北宜撥屬江南今欲建三安撫大使一置司鄂州則鄂岳筠袁虔吉南安隷之一置司江州則江洪撫信興國南康臨江建昌隷

之一置司於池州則建康池饒宣徽太平廣德隸之建康本帥府緣近鎮江而去江州一千四百里獨池在其間若置帥於此則沿江相去甚均從之　朱勝非閒居録曰時於沿江昜置帥藩創安撫大使但約每帥相去七百里不問形勢如池陽僻陋乃置江東大帥事同戲劇爾　詔諸路帥臣見帶制置使並罷　初金人既陷山東左監軍達喇居濵濰而叛臣劉豫在東平奉之尤謹達喇嘗有許豫僭立之意豫使子麟用重寳啗賂監

軍左右求僣立而偽雲中留守高慶裔者尼瑪哈腹心也乃獻議於尼瑪哈曰吾君舉兵止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而復立張邦昌邦昌廢遂再有河南之役自下河南官制不易風俗亦無所更可見吾君意非貪土亦欲循邦昌故事也元帥可首建此議無以恩歸他人尼瑪哈於是遣人馳稟金主晟晟許之尼瑪哈仍命慶裔詢訪河南求賢人建國衆未及對豫鄉人進士張浹首願立豫其議遂決時諸郡迎合敵意亦共推豫慶裔歸尼瑪哈復令慶

裔馳問豫可否豫陽辭之且推前知太原府張孝純尼瑪哈曰戴爾者河南百姓推孝純者獨爾一人爾可就位我當遣孝純輔爾於是金主晟遣慶裔同知制誥韓昉以是月立豫於北京册文略曰今命爾為帝國號大齊世修子禮永虔貢誠付爾封疆並同楚舊改元曰阜昌豫受册之初告天祝版誤書年號為靖康又純用趙野家廟祭器識者知其不久也金乃以孝純為豫偽相送之歸鄉故奉使宇文虛中贈以詩云閭里共驚新

素髮兒孫將楚舊斑衣孝純至汶上而豫已僭立遂相之先是官軍之陷賊在北京者聞豫將至遂閉門殺金人豫至誅其首者數十人由此豫不居北京而復歸東平豫以前宗正丞李孝揚及前通判濟南府張東權左右丞以其弟益為北京留守升東平為東京以東京為汴京南京為歸德府尋又移益守汴京金又以右軍烏珠南侵所降李儔李鄴鄭億年等臣豫豫命儔守襲慶鄴守東平億年為禮部侍郎豫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度

東平僭位北京遂起四郡强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又置三衛官凡翊衛勲衛以有官人或其家世有官者為之　此據劉豫傳及張滙所記滙言九月九日立豫而豫傳乃五月戊申豫傳所記差詳今從之　民或醉酒嫚豫云汝何人要作官家又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言乞遣使密通江南豫皆斬之　是月以吏部侍郎綦崇禮兼權直學士院　六月壬申上謂宰執曰卿等識万俟詠者否必是小人昨其親戚奏求還兩官朕已

擲之矣對曰實如聖諭張守因奏詠工小詞嘗為大晟府撰樂章以得官者也　初周望宣撫兩浙請以徽猷閣待制湯東野守平江府及望敗東野自刻而言者亦攻之癸酉詔東野落職依舊知平江　言者以本朝分兩府而兵權盡付樞密比又置御營使司是政出於三也望罷是司而諸將處以軍職提兵如故甲戌詔御營使司併歸樞密院為機速房仍令宰相兼知樞密院事大理少卿王衣上殿奏事丙子上謂宰執曰衣似淳樸

治獄既要盡情又不可慘刻以傅致其罪如衣尚須平允范宗尹曰人多稱其長者張守曰衣雖法科然議刑頗近厚　己卯詔浙西帥臣於鎮江府置司其臨安府罷兼帥職　庚辰又詔以德安復漢陽三郡授知德安府陳規荆南歸峽荆門公安五郡授知荆南府解潛鼎澧二郡授知鼎州程昌禹金均房三郡授知金州范之才襄陽鄧隨郢四郡授知襄陽府陳求道淮寧潁昌三郡授知淮寧府馮長寧並為鎮撫使之才雍孫也求道

在襄陽既而有劇盜劉忠號白氈笠者擁衆來犯求道禦之戰敗為賊所害又長寧在淮寧亦不能守以其地降於劉豫後長寧至豫所勸其行什一稅法偽授戶部侍郎　初孔彥舟權湖北總管移檄本路提舉官曾幾求鹽以給軍食本司官屬懼請予之以紓禍幾拒之不與既而昌禹復欲得鹽幾曰使吾畏死則輸彥舟矣亦不與幾懋弟也　壬午宰執擬前淮東提舉官諸良貴為湖南提刑詔可上因曰良貴頃為諫官與袁植皆勸

朕誅殺祖宗以來未嘗戮近臣故好生之德信於天下若此必失人心趙鼎曰諫諍之職尤不當以此導人主也

丙戌以開府儀同三司吕頤浩為建康府路安撫大使知池州觀文殿學士朱勝非為江州路安撫大使知江州太尉劉光世為浙西安撫大使知鎮江府每路置參謀參議官各一員是後諸路皆有之此據徐度却掃編時光世獲到敵俘號簽軍者謂此不宜留蓋知吾山川險易後曰叛去或為鄉導己丑上謂宰執曰祖宗未嘗好

殺彼皆吾民朕不能保之不幸陷金遂為敵用其本心可憫張守曰若散隷諸軍豈能遽叛上曰然守曰陛下好生如此天人必助信順實為中興之基也　先是醫官開州團練使王繼先遇登極特許不轉防禦換武功大夫給事中富直柔封還録黄謂侍醫當還本色官何與武功宜惜名器以勵戰士三省亦奏伎術官法不許換前班上曰朕於言無不從但頃冒海氣繼先診視有功彼未嘗請皆朕意爾直柔抗論不撓朕當屈意從之

甲午詔寢前命於是范宗尹等退而嘆曰上從善如轉圜中興之業其庶幾乎　中書門下奏行在仰食者衆廩粟不豐今秋成可期宜及時儲蓄乃詔委諸路漕臣廣東令褚宗諤糴十五萬石福建令魯詹糴十萬石各運至漳泉福州仍以所部年額上供為本錢詹嘉興人也已亥又詔宋輝糴之浙西給銀十萬兩度牒直十萬緡運至華亭縣徐康國糴之浙東亦給銀十萬兩屬郡錢非茶鹽及朝廷寄樁者如經制折帛贍學之類皆許

為糴本儲發運至越州越温台皆即其地儲之諸統兵官非有制書而妄取及所在州妄發與之者皆從軍法

戶部尚書葉份嘗言人主以清心省事為本以節用愛人為先凡無名之費不急之務皆所當去至是言者謂份買宗女為妾下吏鞫之乃份為都司時同舍郎有姓同者誤以為份也事雖白份亦求去乃除龍圖閣學士知泉州　金右監軍烏珠回江北屯於六合縣時左監軍達蘭在山東遣人諭烏珠渡江無功令止於淮東

候秋高相會再下江南烏珠以前日渡江之事為恥會聞王師將出陜右因西往應之留渤海萬戶托卜嘉等軍於淮東以待達蘭　通泰鎮撫使岳飛統兵捕劇賊戚方至是方始就招安

